

父 亲

邵阳师范学校希望文学社 宋永艳

的录取通知书。

一整天,陈笃定拿着儿子的通知书,逢人就迎上前去明里暗里夸陈赌聪明有出息。陈赌的生父却偷偷去找了他,希望他认祖归宗并表示陈笃定家境不济,肯定交不起学费。生父说得深情并茂,陈赌有些动心。

第二天陈赌醒来时,太阳已经升的老高了。陈笃定不在家,餐桌上的饭菜用开水捂着还是热的。他突然有些不安,随便扒了两口便想出门找养父。刚走出院子,陈笃定牵着一只狗崽悠悠地回来了。

院子里,陈笃定笑呵呵的逗着狗说道:“这是今天去赌坊赢来的,我叫它骰子好了,陈赌啊,你呢也确实该认祖归宗喽!我有骰子也就不孤单了。”陈赌看着故意笑得一脸灿烂的养父,艰难地开口:“爸,我以后来看

你的。”说完去屋里草草收拾了东西,走了。陈笃定看着陈赌的背影,落寞地靠在门口,许久,他抱起骰子向着背踱进屋。

陈赌在生父家呆了半个月余,尽情享受富裕人家的生活,天伦之乐几乎让他忘了养父。生父的寿辰,他清早出门选礼物。兴冲冲地跑到家门口时,大哥正冲父亲吼道:“爸,你怎么又把他弄回来了,我们迟早都被克死。”生父悠悠的回应:“听说他在城里读高中时县长的小女儿喜欢他,我不是希望拉拢县长,帮你在城里找个好差事嘛。他又考了大学,以后全家沾光,过两天就说为了他安心学习在镇上租个小房给他住,这么远总克不着我们。要说陈笃定也是够蠢,把一辈子积蓄都押在别人儿子身上,呵呵。”

陈赌的心猛地一颤,想起小时候陈笃定倚在门口等他放学,一把抱住他激动地喊着儿子你是我儿子的情景。他扔掉手上刚为生父买的新式打火机,转头就跑,他想快点回家,跪在养父面前,告诉他陈赌只有陈笃定一个父亲。
(指导老师:吴资)

◆ 诗 园

巫水河

武汉大学文学院 苏柯臻

河岸妇人阵阵捣衣声,是时光得如同巫水的倒影
回溯的脚步 但这没有萤火虫与月争辉,浸润巫水呼吸的排歌
搁浅的芦苇丛,藏匿了清晨渔民的吆喝 醉醺醺的虾米一跃,跳进我的碗
和另一个相交的时间轨道 长铺镇街巷铺设的青石,也再没有那么厚重的
我曾吻过故乡的河水 那斟满米酒与眷恋的巫水河呀,染绿了我的思绪
这苗家的巫水,哺育了无尽的苗家人 流淌着我的衷曲,静默着年岁的沧桑
那胶着在这片神秘又旷远土地上,生育子女的苗疆人 我高举游子的羽觞,窖藏着陈年的叹息,尽数洒入他乡
发端? 去处? 只知路过家乡,也途径我的过往 它不会倒流,但会有一缕水蒸气带回整个我
我们所能遇见的便是目所能及的现实,错过的便是昔日 带回那在往昔流浪的,巫水河
我在异乡勾起一轮月光,清澈

◆ 成 长

再也没有

大祥一中 251班 曾 娜

“嗒……嗒……”是汗,是泪,漱漱而下。脚步再累,可别止啊!自己认定的路,怎能悔?

考场里笔尖触摸着纸面,每个人都低着头,与眼前一道道题拼搏着。老师坐在讲台上,懒懒散散的坐姿,可时不时就有一道鹰般锐利的目光在头顶巡视着。

我咬着笔头,一手支着脑袋,盯着卷,左看看,右看看,百思不得其解。心中纳闷:这一个个字,我都认识,怎么凑一块,我就看不懂了呢?都说人多力量大,这字多也是很难搞定的。

我将试卷翻来覆去,这试卷估计正怒气冲冲,双眼冒火,向我嘶吼着吧!整张试卷就只剩下这一题了。

“别写了!”这个念头从我心底迅速放大,可立马被我狠狠踩了一脚,再泼桶凉水给灭了。

七八岁时,我常和父亲在一起下棋。一次,我眼巴巴地看着败得一塌糊涂的棋局,心里淌着长长的泪啊!

随手拈起两颗棋子,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放下,然后再一副孤注一掷地模样看着爸爸。

老爸冷冷地吐出三个字:“拿回去!”

“没关系的。就这一次,我保证就这一次!”我双眼可怜巴巴地望着爸爸。

“考试允许翻书?就算允许翻书,知识你又真完全掌握吗?”父亲严肃地看着我,收起眼中的那抹宠溺。

“那我不玩了!”我要起泼来。

“自己选的路,再怎么糟糕也得自己走完。”父亲头也不回地走了,留我一个人看着眼前的棋局。

抬手看着手表,看着草稿纸密密麻麻一片的计算。

“叮……叮……”铃声响起,一片吁气声,伴着老师浑厚的嗓音,随后响起。

“收卷!”教室前一秒安安静静,后一秒鸡飞蛋打,刀光剑影。几个玩得好的伙伴,拿着小草稿在仔细地对着答案。

石海那家伙,嗓门鸿亮地吼着:“第一题A,第二题B,第三题D……”李辉智路过我的座位,惊讶地看着我的草稿本。

“你居然把那道题算出来了,好多人放弃了,那也太难算了,你怎么算出来的?”

李辉智一个箭步到我面前,指着草稿本叽哩呱啦地说着。

我只是笑了笑,来到走廊,看着天。我选择的路,不该有放弃这个词的。对吗?父亲。我心里暗想。

(指导老师:黄本华)

◆ 记 录

琴音荡漾

邵阳县岩口铺镇中学174班 李嘉欣

米勒松开了紧握着青丘的手,提起暖色调的箱子步上车厢。“我走了,但我会晴天回来。”米勒哼起与青丘初次见面时的小曲儿,在淡淡的空气里荡漾开来。

米勒耷拉着脑袋,窗外暖融融的阳光尽情倾泻在油菜花田上,温柔恬静。它勉强地扬起右嘴角,吮一大口流浪的空气,快到家了。

米勒步下车厢,春色尚好,有孩童时的清新模样,身旁一簇簇芦苇发了疯似的长着,满眼的绿意。它不由自主地唱起了属于蟋蟀界的颂春,步履轻快灵动。“拉尔,来了来了!抓紧绳子,赶快!”一只中年花鼠轻声命令道。“知道了,爸。”拉尔不耐烦地应道。

米勒正沉浸在春的醉眼中,完全没有察觉到危险即将来临。“收!”托尼向拉尔激动地喊道,米勒应声倒下,成了两只花鼠的猎物。“去,拉尔,翻翻箱子里有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。”托尼道。“你总是命令我,我不想这样干!”拉尔一把扔下绳子气冲冲地走了。“这孩子,总是不听劝。”托尼一脸无奈。

米勒被托尼带回家,一把拽进一间小屋关着,吩咐拉尔好生看管他。

微风从木窗悄悄地溜进,抚摸着窗台上纯白的蒲公英。米勒眼珠一转打了个响指,起身摘下一朵蒲公英,向它倾诉并且托付给青丘。他知道,青丘一定会来的。

米勒嘟起嘴唇呼了口气,蒲公英在空中如跳动的音符,带着米勒的希望散向远方。就在这时,下水道的管子发出细碎的声音,难道是青丘?米勒往下水管里探进头,刚好和拉尔来了个亲密接触。“你……你怎么了?”米勒不解道,“听说每只蟋蟀都会唱歌啊,我喜欢音乐,可是爸爸说这是没出息梦想……”拉尔说着眼眶里噙满了泪水。“不说我的事儿了,我带你走。”拉尔牵起米勒的手奔到了绿绸似的草地上,空气很甜甜,夹杂着果木的清香。

沿着田间松路漫步,一只全身雪白的狐倏地出现在米勒的面前。真的是青丘,汗水与泪水在脸上交织,流下两道透明的白印。

米勒拉起青丘的手,从箱子里拿出青丘送给它的小木琴,哼起与青丘初次见面时的小曲儿,在温暖的空气里荡漾开来,荡漾开来。

(指导老师:张勇跃 车富云)

◆ 感 悟

那只是棵小草

大祥区第一实验中学七年级273班 李苏宁

下过一夜的春雨,泥里探出一个小脑袋,那正是小草。

“天街小雨润如酥,草色遥看近却无。”许多植物都在今夜生长了起来,在那角落里的小草,也不甘落后。即使身居一隅,也要挺直身子,努力地感受阳光。在阳光的沐浴下,小草逐渐变得嫩绿起来,充满生机。

“芳菲歇去何须恨,夏木阴阴正可人。”在七月的盛夏,毒辣的太阳照射在各种植物的脸上,所有植物都发出抱怨,抱怨这天气太热,抱怨这里水分太少,抱怨这儿没有春天宜人……纵使再多不优越的客观条件,那颗小草皆沉默不语,它用自己星星点点的翠绿,为大地织就一块郁郁葱葱的地毯。

“青山隐隐水迢迢,秋尽江南草未凋。”漫长的夏天过去了,许多植物都逐渐衰落,树是黄的,天是黄的,地也是黄的。整个季节,都笼在一片金黄之下。但那草居然没有变黄,它依然顽强地生存着,吸收着阳光雨露,不卑不亢、铺青叠翠。有植物问它:“你为何如此顽强地生

存?”它笑而不答,内心却满怀对生活的憧憬与向往。凭着这股劲,哪怕被秋风逐渐吹黄了身子,吹弯了腰,它依旧扎根大地,不屈不挠地俯伏着。

“离离原上草,一岁一枯荣。”一个顽皮的小孩来到草坪玩耍,点燃了一个角落。星火之势可以燎原,这火力借助风势,快速燃烧。闯祸的孩子哇哇逃离,等他带着大人返回来灭火时,这儿已不复之前的欣欣向荣了,甚至都不见草坪的踪迹,剩下的只有一堆灰土而已。

“野火烧不尽,春风吹又生。”又是一年春来到,在那一堆被火烧过的灰土之下,竟然有一簇簇崭新的小草冒了出来!还是去年的角落,还是去年的草坪,不变的依然不变!大火过后,小草并没有放弃生的希望,心里想着:我要回家,我要长大!于是,它努力地生长着,期待着以全新的姿态呈现在人们面前!

那只是棵小草,再普通不过的小草,它虽渺小,却是伟大的!

(指导老师:邓杨津)



金花接菜

杨民贵 摄

◆ 感 悟

追

长沙市芙蓉中学初二6班 肖 瑶

来一次。我知道父亲的离开是为了这个家,可我还是舍不得他。父亲去上班的那天,我照例都是在家的,也照例是要送我的爸爸。在阶梯的拐弯处,在地铁的进站口,在某一个雨天的出租车旁……当他转身离开的那一刹那,我的心中仿佛空了一般。望着他高挑厚实的背影渐行渐远,我欲言又止,不听话的眼泪总在眼眶中打转。父亲留下一串脚步声和往日在一起开心的欢歌笑语,让我和弟弟,妈妈非常心碎却毫无办法。我相信父亲也是不想离开的,他的心中一定也充满了无奈与不舍,他一定也欲言又止,一定也希望时间更慢一点吧?爸爸提着行李箱开门准备走下楼的那一瞬间,在我

的心中烙下了深刻的印记,那是一种不可磨灭的心痛。真的是这样:“有些感受只能一个人体会,有些眼泪只能一个人流,有些痛苦只能一个人承担,有些事只能一个人做,有些关只能一个人过,有些路啊,真的只能一个人走。”我的爸爸,为了我们这个家,心甘情愿的用这种人生最痛苦的途径换回了很多的财富;为了我和弟弟的健康成长,他把自己年轻的生命一点一滴的耗尽,成就了我们平平稳稳的生活。明白了这些,也算是真真正正的成长了一些吧。

《目送》的故事目前还不属于我,但珍惜的种子却在我心中发芽。父母送孩子时,可能无法将孩子追回;可孩子送父母时,一定要学会追,学会珍惜!生命是一条无法回转的轨道,父母的老去在我们的不经意间已悄然来临。学会珍惜,争取不要留下遗憾,更不要造成“树欲静而风不止,子欲养而亲不待”的局面。

(指导老师:刘纪新)

龙应台的文字仿佛是幽静山间的一所木屋,屋前流淌着潺潺的泉水。掬一捧泉水,便能感到一缕缕澄澈顺手心缓缓淌下:“我慢慢地,慢慢地了解到,所谓父母子女一场,只不过意味着,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。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段,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,而且,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:不必追。”

仔细想想,似乎真的是这样。年幼时的我,总是到离父母很远的地方去求学,而顺着我离去的背影一直倒退回去就会发现,在某个隐蔽的角落里,总有一个或两个人,他们的目光,从我出现在这世界上时,就从未离开过。他们或许期待我的一个回眸,或许渴望我的一丝留恋。可年幼的我哪里知道人生的短促与无奈?即便如此,每一次触及他们的目光时,里面却还总是含着说不清的深情与期盼。

我长大了,到长沙读书。父亲为了给我一个好的生活条件便到外省去打拼。为了多挣一些钱,每个月才回